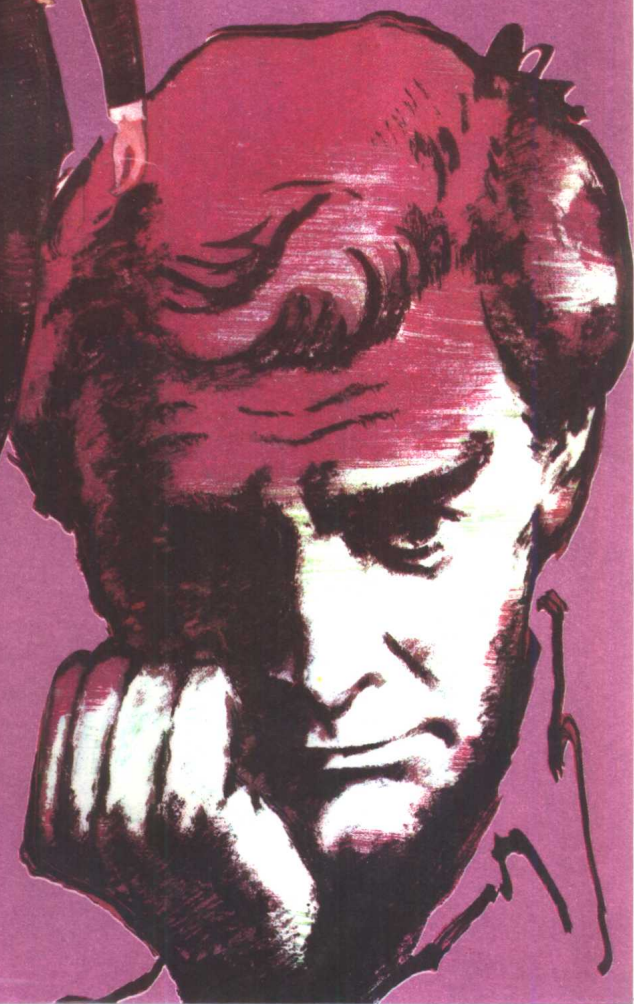


爱情的气候

[法] 安德烈·莫洛亚 著

马金章 译



爱情的气候

（美）亨利·詹姆斯·詹姆斯 著

陈世华 译



爱情的气候

〔法〕安德烈·莫洛亚 著
马金章 译

André Maurois

Climat

Edition J'ai lu

Paris 1965

责任编辑：刘福文

封面设计：陈力石

爱情的气候

Aiqingde Qihòu

〔法〕安德烈·莫洛亚 著

马金章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• 印张 7 2/16 • 插页 2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7,475

统一书号：10093·829

定价：2.10元

ISBN 7-207-00344-7/I·52

译者序

安德烈·莫洛亚(André Maurois, 1885—1967)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法国著名作家。莫洛亚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省埃尔伯夫。他原名叫爱弥尔·艾尔佐格(Emile Herzog),莫洛亚是他的笔名。在鲁昂上中学时,他以著名哲学家阿兰为师,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点,培养了公正的品德。他很早就显示出超群的“才思敏捷”。他中学毕业后去服兵役,期满后,便继承父业,领导着家庭纺织厂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他在英军中任翻译和联络官。后来,他受启发于军旅生活,写了《上校的沉默》和《医生讲演录》而成名,遂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。

他先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还有:《拜尔纳·盖斯奈》、《思想阅读机》、《家庭圈子》、《幸福的本能》、《乐土》、《医生讲演录新编》、《九月的玫瑰》、《阿第高游记》、《称灵魂的人》以及历史小说《非仙非兽》。故事和短篇小说集有:《虚幻世界》、《乌有世界》、《永远出乎意料》、《栗子树下的晚餐》。这些小说中,人物和地点往往重复出现,这些小说合在一起好象一部规模宏大的组曲。作品多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纠纷和爱情悲剧,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世风日下的资本主义社会;剖析了腐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的毒害。他的短篇小说题

材广泛，内容各异，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现实，揭露并鞭挞了冷酷的资本主义社会。小说充满了伏尔泰式的冷嘲热讽，思想隽永深邃。

《爱情的气候》是作者最重要的小说之一。评论界一致认为它是一部杰作。全书分上下两篇，形式独立，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上篇是小说男主人公菲利普·玛尔斯纳写给后妻伊莎贝尔的自述；下篇是伊莎贝尔写的回忆。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，真挚而感人。故事情节并不复杂，但却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。在上篇中，菲利普叙述了他第一次结婚从美满到不幸的遭遇。他出身于一个家办造纸厂厂主之家。他在青年时受了所读小说的熏染，产生了追求绝对幸福、为理想“皇后”而献身的思想。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旅行时，遇到了美妙绝伦的少女奥迪尔，二人一见钟情。菲利普家虽然一度阻止，但他俩仍然相爱结婚。然而奥迪尔生性固执，任性，菲利普逐渐猜疑、嫉妒；奥迪尔对丈夫的无穷忧虑也久而生厌。后来，她为了改变这种“气候”，终于找了一个海军军官作情人，菲利普只好与她恋恋不舍地离婚。奥迪尔再婚后，因与再婚丈夫不合，产生绝望，不得不走上自杀的道路。在下篇中，伊莎贝尔叙述了自己在严酷环境中成长的过程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她到战地医院做护士，通过菲利普的堂妹勒娜，了解并认识了菲利普。伊莎贝尔与菲利普互相倾慕，结为秦晋。不过，他们后来又发现二人性格、爱好不同，在日常生活、人生哲学中，观点常有分歧，思想形成隔阂。菲利普仍然怀念前妻奥迪尔，对后妻不尽满意，逐渐变得轻佻、不忠，又有外遇。贤慧、宽厚的伊莎贝

尔通过忠诚和牺牲感化菲利普，菲利普又意外地发现被情妇所欺骗，才渐渐有所觉悟。正当幸福美满的生活将展现在他们面前时，菲利普患急症而死。

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人们情感上的各种“气候”的变化，文笔十分细腻生动。作者惟妙惟肖地刻划了不同人物在不同“气候”下的不同行为和心理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。全书采用现实主义手法，地名、背景、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，都实有其事，从而使小说具有动人的真实感和强烈的感染力。书中的爱情悲剧的教训，对于人们也不是没有启迪的。

莫洛亚 1938 年进入法兰西学士院。1967 年逝世，享年 82 岁。

在译文里，译者力求保持原文朴实无华、真挚生动的风格。在翻译过程中，译者得到了法国刘蓓思(Béatrix)小姐、Gibout 先生和广州蔡女良同志的帮助，在此谨表谢意。

马金章

1987 年于北京

目 录

上 篇

奥迪尔

——致伊莎贝尔 1

下 篇

伊莎贝尔

——忆菲利普 111

上
篇

奥 迪 尔

——致伊莎贝尔

我突然走了，你一定会感到吃惊吧。请你原谅，不要遗憾。我不知你是否也听到了我心里的音乐风暴。这几天，它象特里斯坦^①的万丈怒火，从我身上升起来。啊！我多么希望经暴风雨呀！前天，在树林里，我不是还迎着风雨投向你那雪白的裙子吗？但是，伊莎贝尔，我怕爱情、怕我自己。关于我的一生，我不知道勒娜和别人是怎么告诉你的。以前，咱们也曾经谈过，但是我没有向你说实话。这就是怀着美好希望的新人，想否认本来更幸福的过去。咱们的友谊不是光说互相讨好秘密话的时候了。男人献心，好象女人献身一样，也是循序渐进、未可轻抛的。在战斗中，我一批又一批地投入了最秘密的队伍。我躲在堡垒里的真正记忆将要投降，将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我正在我度过童年的房子里，离你太远了。墙上挂着摆满书籍的书架。母亲二十多年以前就说，要留着“给我的大孙子”。我会有儿子吗？这本沾着墨水的红皮厚书，是我的希腊语词典，这些烫金面的精装书，是我的奖品。伊莎贝尔，我想把我从脆弱的孩提到厚颜无耻的青年，后来成为被伤害

①特里斯坦为德国歌剧作曲家、指挥家瓦格纳的剧本《特里斯坦与 依索尔德》中的主人公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的不幸人的这个过程，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。我想天真、准确、诚实地把一切都讲给你。也许，我写完这篇自述，倒没有勇气让你看了。倒霉。但是，整理一下我的生平，对我自己或许是有一点儿用处。

你还记得吧，一天晚上，从圣日尔曼街回去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你谈过冈第马吗？那个地方很秀丽，不过有点儿荒凉。一条急流穿过我们的工厂。它建在一个相当荒芜的峡谷深处。我们的房子，好象在里木赞到处都有的那种十六世纪的小城堡，俯视着长满欧石南的荒野。小时候，我就为姓玛尔斯纳和我家统管的这个地区而骄傲。外祖父在世时，我们那个小小的造纸厂只不过象个实验室，父亲把它扩建成一个大工厂。他买了地，把冈第马这个几乎象荒野一样的地方变成了肥沃富饶之乡。差不多在整个童年时代，我都看到盖起一座座房子，还看到沿河建了一个大纸浆棚。

我外祖母家原来在里摩日。外祖父是个公证人，当人家把冈第马的城堡要卖给国家时，他乘机买了下来。我父亲是沃林的一个工程师，只是结婚以后才来到这里。他叫来了一个弟弟，就是我叔叔皮埃尔。他住在附近的沙德伊村。礼拜天，我们两家就在圣伊利克斯水塘边相聚。我们赶着马车去，我坐在父母对面又矮又硬的加座上，单调的马蹄声常常让我昏昏欲睡；我有时为寻开心，看着村里墙上、路边斜坡上马儿走路的影子，一会儿折起来，一会儿向前掠过，一会儿超过我们，拐弯的时候，又被我们甩在后面。有时候，一提到过礼拜天，马粪的臭味就象钟声一样，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真好象把我们罩住的云彩，好象落在我们身上的大苍蝇。我

最恨的是上坡，马吃力地爬着，车慢得让人难受，老车夫托马松嘴里打着响舌，手里甩着响鞭。

在客店里，我们找到我叔叔、婶婶和他们的独生女儿，我的堂妹勒娜。母亲递给我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，父亲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去玩儿吧！”勒娜和我就到树下或水塘边去散步，每个人都捡回好多松果和栗子。回去的时候，勒娜上我们的车，车夫拍拍加座的边，给她腾出一点儿地方。路上，父母谁也不开口。

父亲很不愿意讲话，好象公开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会特别让他难为情一样。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时，如果母亲提一提我们的教育、工厂、叔叔或住在巴黎的姨妈高拉，父亲便不安地指一指收拾盘子的仆人。母亲就会立刻住口。我从小就发现，父亲和叔叔二人，一旦要责备对方，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母亲和婶婶转达。我小时就发现，父亲怕心直口快。在我们家，父母爱子女，子女爱父母，丈夫爱妻子，大家感情都很好。我们玛尔斯纳一家希望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情有理的地上天堂。我似乎觉得他们真诚而不伪善。

2

阳光撒在冈第马的草地上。下面，平原上的沙德伊村笼罩在颤动的热雾中。沙堆旁边一个小男孩在自己挖的土坑里，监视着辽阔前方看不见的敌人。这种游戏是看了我那本当利写的《堡垒战》后得到的启发，我非常喜欢这本书。我曾经在米杜尔的第二班当过“战友”，在机枪坑里“打过仗”。在一个

老上校的指挥下，我参加过“留维尔堡保卫战”，很高兴地为他“牺牲”过。请原谅我把儿时的思想感情写下来，我认为有必要把它们老实地告诉你，它是我性格形成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——尽管以后是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来的。

如果分析一下，这个时期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在我这可以捕捉但几乎不能察觉的思想里，有耽于声色的苗头。

另外，我很快就不玩这种游戏了。新年的时候，有人送给我一本书，叫做《俄国士兵》。书中讲一帮中学生组成了一支军队，并且选了一个女大学生做皇后。皇后叫阿尼娅·索格洛娃。“这是一个非常美丽、苗条、文雅和聪明的姑娘”。我特别喜欢士兵们向皇后发的誓言，喜欢为让皇后高兴搞的建筑，喜欢皇后对他们报以满意的微笑。我不知为什么这样欣赏这个故事，可能是它使我塑造了一个我经常向你提到的那种女人的形象吧。我似乎看见她跟在我旁边，到冈第马草坪上散步，似乎听到她以庄重的声调对我说一些令人伤心但是动听的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开始叫她阿玛佐娜^①，但是我知道，在我的大胆和冒险的想法里，掺杂着她使我产生的愉快。我特别爱看《湖中的朗斯露^②》和《唐·吉珂德》。我不相信杜尔西内亚^③竟有那么丑，于是我就把她的刻像从我书里扯掉了，然后，我就按自己的愿望进行想象。

尽管堂妹勒娜比我小两岁，我们却做过长时间的同学。到了十三岁，父亲让我到里摩日上盖一吕萨克中学。我住在

①意为古时的娘子军，女兵。

②朗斯露是圆桌骑士之一，被仙女从一湖中举起，为王后所爱。

③即杜尔西内亚·台尔·托波索，是唐·吉珂德给自己的意中人——一个农村姑娘起的名字。

一个表哥家，礼拜天才回家看看。我很喜欢中学的生活。我很象父亲那么爱学习，爱读书，我是个好学生。我也具有玛尔斯纳家族特有的骄傲和羞怯，这种性格，就象姓玛尔斯纳的人眼睛明亮、眼眉略高一样是不可避免的。唯一可以与我的骄傲相抗衡的是，我对皇后形象的忠诚。晚上入睡以前，我还自言自语地讲故事，我的阿玛佐娜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。现在我给她起了个名字，叫艾莱娜，因为我喜欢艾莱娜·道麦文，我二年级的老师贝里先生是这种故事中历险活动的组织者。

为什么有些形象和亲眼看到的一样真切？为什么另外一些，表面看来更重要，却蒙蒙胧胧，然后又很快地消失？这时，在我内心的屏幕上正在放映着：一天，我们考法语，贝里先生迈着方步走进教室，他把牧师的外套挂在衣钩上，对我们说：“我给你们找了个好题目：《斯代齐高^①对自己诗的否定》”。是的，贝里先生的形象就在我眼前。他有一撮浓密的胡子，平顶头发，面部明显地带着苦恼。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，念道：“诗人斯代斯高，在他关于艾莱娜^②的诗中，咒骂她给希腊人带来的痛苦，当他被维纳斯变成瞎子以后，明白了自己的过错，然后写了一首否定诗，表示对自己在前诗中亵渎美女的遗憾。”

啊！我多么愿意一次又一次地读我今天上午写的八页东西呀！我从来也没有发现过深刻的生活与写的字句有这么完美的联系，从来也没有，可能在我给奥迪尔的某几封信里和差

① 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抒情诗人。

② 希腊公主，以美丽著称。

不多八天以前，写给你而没有发出的一封信里有过。为美女而牺牲的主题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反响。虽然我还很年轻，但也非常害怕，在工作的两个来小时里，我有热情但也有痛苦，我似乎也预感到，在这天底下的艰苦岁月里，也有许多理由要我写斯代齐高式的否定诗。

如果我只告诉你我内心隐藏的兴奋心情，就会使你对一个十五岁中学生的灵魂有一种错误印象。我与同学们谈起女人和爱情来是不顾羞耻的。我的几个朋友谈他们的经验时带着技术性的和粗鲁的细节。我把一个里摩日少妇比作我的艾莱娜，她是我住的表哥家里表哥们的女友，叫德尼斯·奥普莉，漂亮但显得轻佻。有人在我前说她有情夫时，我就想到堂吉诃德，想到朗斯露，我甚至想用长矛刺那些诽谤的人。

奥普莉太太来吃晚饭时，幸福和害怕便一起向我袭来。我在她面前说的话都是那么荒唐。我讨厌她丈夫——一个无辜而又好心的盗工。中学放学后，我总想在街里遇到她。我发现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她常到保特·杜尔尼街教堂对面去买花或者买点心。于是我就安排好，恰恰在这个时候来到花店和点心铺之间的人行道上。有好几次她同意我陪她到她家门口，边走边挽着我搭着学生毛巾的胳膊。

夏天到了，我在网球场比较容易见到她。一天晚上，天气非常美，几对青年夫妇决定在那里吃饭。奥普莉太太很清楚我爱她，也叫我留下来。夜宵吃得很愉快。夜幕垂落以后，我就躺在草坪上，在奥普莉脚下，我的心碰到她的踝骨，我把它裹起来，她没有反抗。我们身后有山梅花，我还能闻到浓郁的芳香。透过树枝，可以看到群星，这是令人神往的幸

福时刻。

夜完全黑下来以后，我爬向奥普莉。我猜到是里摩日那个二十七岁的有名律师在她身边，我不由自主地听了他们的悄悄话。他约她在巴黎会面，并且给了她一个地址。她小声说道：“别说了”，但是我明白，她是要去的。我没有松开她伸给我的脚，她一定很幸福，但漠无表示，而我好象受了伤害，突然产生了一种对女人的野蛮蔑视。

现在，桌子上放着我做学生时的读书笔记。上面有：6月26日，D，这个打头的字母周围有一个圆圈。下面我抄了一句巴雷斯^①的话：“不应该看重女人，但是一见到她们我们就激动，因为某件微妙的小事，我们就心荡神驰。”

整个这一夏天，我都追求年轻姑娘。我知道在昏暗的林荫小路上，可以把她们抱起来，和她们拥抱，触摸她们的身体。德尼斯·奥普莉插曲似乎治好了我的浪漫。我有了一种放纵自己的方法，这种方法使我产生骄傲也产生失望。

3

第二年，父亲被任命为上维埃纳参议员，他很早以来就是总顾问。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发生了变化。我在巴黎的一所学校攻读哲学毕业。冈第马对我们来说不过成了消夏的地方。经商定，我要准备法学士学位答辩，并且在选择职业前先去服役。

^①巴雷斯(1862—1923)，法国作家。